

★★★★★
企业跨国收购
职场生存斗争
——
实战小说

献给在职场上苦逼奋斗的年轻人！ 左岸江安◎著

TEAM 中国团队

我们也许成不了“**中国合伙人**”，可我们至少可以成为“**中国团队**”。
跨国收购，美国高手费尽心机的绞杀，**中国团队**绝地反击，
一生一死，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中国团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团队 / 左岸江安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04-4329-9

I. ①中… II. ①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8697 号

中国团队

策 划: 高堰阳

作 者: 左岸江安

责任编辑: 黎 靖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刘丹丹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4329-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8638

楔子

据媒体报道：

1. 2007 年 2 月，沃尔玛以 2.64 亿美元购进好又多 35%的股权。根据当初沃尔玛的收购计划，在 2010 年 2 月之前，沃尔玛可对好又多全面控股。但由于整合工作不力，最终收购日期推至 2011 年 5 月 26 日，沃尔玛中国区首席运营官(COO)、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CFO)因此先后离职。

2. 2011 年 5 月 18 日，国内知名视频网站酷 6 网宣布，公司计划重组销售部门。此次重组将减少酷 6 员工总数量 20%，全部为销售部门员工。消息一出即引发负责销售的高管郝志中等人强烈不满，拒绝执行裁员计划，矛头直指新东家盛大集团。是夜，酷 6 上海总部发生武斗事件。

3. 2011 年 11 月 4 日，康师傅控股和百事中国宣布，百事将其在中国的装瓶厂持有的权益资产全部出让给康师傅饮品控股，换取其在中国的控股公司——康师傅饮品 9.5%的权益，相当于百事间接持有了康师傅饮品的母公司康师傅饮品控股 5%的权益。11 月 14 日，百事可乐位于重庆、成都、南昌、福州、长沙的五家瓶装厂的员工开始停工维权。

4. 2011 年 12 月 16 日，香港方面传出消息称，飞利浦宣布出售其个人计算机显示器及平面电视业务给台湾冠捷科技。得知公司即将卖掉和可能面临的大规模裁员，苏州飞利浦员工从 10 日起开始罢工。

5. 2012 年 8 月 15 日，摩托罗拉移动向雇员宣布，公司将裁员 20%，约 4000 人，关闭全球 94 个办事处中的 1/3。此时距离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刚好一年时间。由于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条款上没有与员工进行充分沟通，很多员工拒绝签字。南京软件中心约 100 名员工在公司门口举起“反对谷歌非法裁员，誓死保卫南摩家园”的条幅以示抗议。北京研发中心被裁员工也将在公司门口举横幅，抗议摩托罗拉“暴力”裁员。

6. 2006-2008 年间，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在雷士照明的瓶颈期对其注资“救助”，最终以 36.5%持股比例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2011 年 7 月施耐德以 12.75 亿港元收购雷士照明 9.2%的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2012 年 5 月 25 日，雷士照明发布公告称，公司创始人吴长江辞去公司所有职务。7 月 12 日，雷士照明的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员工、经销商、供货商等齐齐向投资方提出诉求，要求吴长江尽快回到雷士照明工作、施耐德退出雷士。13 日，员工开始全国罢工，要求“吴长江回归”。

……………是为楔子。

目录

中国团队	1
楔子	2
目录	3
第一章 从对立走向合作	5
1. 谣言四起	5
2. 总部决定：直降 30%	8
3. 陈青白又加班了	15
4. 总经理是第一责任人	18
5. 从对立走向合作	21
第二章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26
1. 裁员定律：先拿试用期员工开刀	26
2. 关键时候掉链子	31
3. 总裁震怒了	35
4. 杨飘飘诬陷佟雪雪	38
5. 立即干掉陈美	44
6. 其实我不想走	47
7. 陈美自杀未遂	52
8. 打工不如开店	56
第三章 失衡的劳资关系	60
1. 园区管委会领导来访	60
2. 裁员优于减薪	65
3. 财务办公室被盗	70
4. 陈青白遭人暗算险丧命	75
5. 祸不单行	81
6. 悲喜两重天	87
第四章 风暴眼，几家欢喜几家愁	93
1. 冒险的决策	93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99

3. 出事儿了	104
4.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10
5.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14
6. 丁一佳发飙背后的故事	120
7. 今夜无人入睡	127
8. 中国区总裁给全体员工的公开信	133
第五章 谁是真的责任人	141
1. 实力悬殊的较量	141
2. 丁一佳私挪公款	145
3. 杨飘飘的阴谋	149
4. 风口浪尖上	153
5. 丁一佳借酒浇愁愁更愁	158
6. 陈青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65
7. 谁该为事件负责	170
第六章 最后的赢家	177
1. 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177
2. 一个人的抗争	181
3. 将战斗进行到底	185
4. 丁一佳儿子被人绑架了	191
5. 谁是最后的赢家	199
尾声	205

第一章 从对立走向合作

1. 谣言四起

5月4日，位于北京中关村的研发中心关门停业。

7月7日，亚太区对外宣布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科技园区的上海工厂，愿意留下来的员工转入烟台工厂。未得到合理补偿的100多名工人举着横幅，堵在大门处不让员工进出。

8月9日，亚太区总裁离职。位于新加坡的亚太区总部关门，迁至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与中国区总部合并办公。全球副总裁邱贻可空降苏州，兼任亚太区总裁。一个月后，中国区总裁调回美国总部，邱贻可身兼中国区总裁，组建营运中心、采购中心、财务中心和人力资源中心。

10月3日、9日、21日和28日，韩国分公司、日本分公司和马来西亚工厂相继停业，员工被遣散，业务全部转移到中国区，新成立亚太营销中心。

11月10日，位于番禺的广州工厂停产3个月后关闭，同时关闭的还有广东分公司。16日，负责西北地区销售业务的兰州分公司办公室租约到期，不再续签。两地员工相继到劳动部门投诉，要求公司按《劳动法》合理补偿。

.....

关门、停业、裁员、劳务纠纷如流感一样自东向西滚滚而来。美资企业凤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工厂员工心里被一层浓厚的阴云笼罩着，人心惶惶不安：关闭潮会不会蔓延到成都？

于是，谣言纷起，说什么的都有。

对于弥漫在四周的谣言，陈青白起初是气愤，痛骂员工“吃饱了撑的”。后来听得多了，她懒得骂了，没用！事实明摆在那里，合并工厂、裁撤机构、缩减员工隔三差五发生，而且越演越烈，你能阻止员工不看不听不联想？人非草木，也非圣贤。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是人都会感到不安、焦虑。

陈青白清楚，机构整合还将继续，裁员也不会停止。年初凤凰电子成功并购嘉华电子时，

她就料到这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在全球触摸电子行业里，嘉华电子排名中国第一，全球第三。与全球排名第一的凤凰电子相比，嘉华的营业额不足其 30%，但它机制灵活、进步神速，且价格便宜，近几年国际声誉鹊起，不断蚕食凤凰电子的市场份额，成为其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

嘉华电子连续 6 年的成倍增长让创始人王任重自信心爆棚。他太大意了。古语说，大意失荆州。王总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出口业务高达 80%，太过依赖欧美市场了。假使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或许这无所谓隐患。谁都知道，欧美经济如同女人的身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血一次。万一哪天遇到经济大滑坡呢？有高层对此表示担忧，委婉地提醒王总，但他一笑而过，没当回事儿。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来势如山倒，嘉华电子一夜之间跌入低谷，所有订单成了废纸一堆。紧接着，欧债危机又至，欧美经济陷入长时间低迷。王任重不得不转而拓展国内业务，岂料风云突发，国内房地产调控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种种不利因素持续、沉重地打击嘉华电子，不断扩张的弊端暴露无遗，公司出现严重亏损，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恰在这个时候，凤凰电子向王任重伸出橄榄枝。

凤凰电子对嘉华电子可谓觊觎已久。中国潜藏着巨大的触摸产品消费市场，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人技术熟练，而它掌握着世界上最尖端的产品和技术，拥有一流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可谓如虎添翼，更加壮大凤凰电子在行业中的霸主地位。

双方一拍即合，谈判非常顺利，王任重全身而退，凤凰电子全盘接管。

并购协议一经签订，凤凰电子就着手进行全球战略格局调整：将产品研发、国际销售中心设在美国，而将生产制造、全球采购中心搬到中国。在媒体发布会上，全球总裁威廉姆森对嘉华员工承诺：在并购后的过渡期，原有的管理层维持现状不作调整，也不裁减一名员工。

但陈青白心里清楚，随着各项业务调整的不断展开、深入，机构重叠、人员重叠、业务重叠的问题会逐渐暴露出来，合并工厂、裁撤机构、缩减员工在所难免。果不其然，合并不到 6 个月，大规模的整合就开始了。

陈青白不是特别担心成都工厂会被强行关闭。

她的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成都工厂是生产基地，劳动力成本比沿海更低廉，符合集团总部的战略布局要求。其次，成都工厂与上海、广州工厂不同，广州、上海工厂劳动力成本高，且产品全部外销，订单严重不足，区位优势不如烟台工厂。成都工厂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生产基地，产品全部内销，订单充裕，是烟台、苏州、成都 3 个生产基地中仅有的正

常运转且盈利的。最后，成都工厂规模小，员工加起来统共才 180 人，多数是一线操作工，人员数量、结构非常紧凑。其他两个工厂，人数都在 500 人以上，人工费是成都工厂的好几倍，产量却不相上下。

不过话说回来，世事难料，她不是邱贻可肚子里的蛔虫，鬼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并购之初，尽管有种种担心，但有一点陈青白是高兴的：嘉华电子是民营企业，凤凰电子是美资企业，她摇身一变成了外企白领，多少满足了其虚荣心。

还别说，外企白领这个身份的确给她带来了不少实惠：工资涨了 30%，每月多领 1500 多元；原来没买的公积金现在买了，社保也开始足额缴了。据说，这些都是王任重卖掉公司时向美国佬争取来的，也算给追随他打天下的员工一个交代。

只是，这样一来，人工费猛然间增长了 50%。

陈青白对眼前的待遇很满意。在成都工厂，满意的人远不止她一个，可以说 90% 以上员工是满意的。往些年，招人难留人更难，每月员工离职率在 10% 以上，最高的月份超过 20%。今年呢？主动离职的加起来不到 15 人。员工之所以互传小道消息，今天担心这，明天担心那，说白了是害怕失去这份不错的薪水。毕竟，都是来打工挣钱的，不是来献爱心的，大家的心思都比较现实。

陈青白同样担心收入不保。当真工厂关门了，再到人才市场上找工作，她能找到现在的待遇吗？难说。所以，一方面她极力反对打听、传播谣言；另一方面又有事没事总往中国区人力资源中心打电话，打听有没有什么新动向新举措。

然而，总部办公楼里也是传言纷纷、人心惶惶。今天这种说法，明天那种说法，过不了几天又是另一种全新的说法，孰是孰非，莫衷一是。陈青白急了，有一天她牙一咬，向人力资源总监佟雪雪讨教，结果非但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还狠狠地挨了一顿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是你职责范围内的事，你管得了那么多吗？你个工厂人事经理，把分内的工作做好才是正事。”

领导批评下属，合情合理，陈青白不恼。她变聪明了，她不再联系佟总，而是找她的秘书舒叶。舒叶年轻、单纯，闲谈中难免泄漏只言片语，都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信息。不过没关系，只要这条渠道保持畅通，早晚会有大鱼上钩的。果不其然，12 月上旬的某天，一个隐隐约约的声音飞进她耳鼓：“你以为是三五人的小公司？简直太荒唐！减减减，干脆关门算了，还开什么公司？”

是佟总的声音！

陈青白警觉起来，佟总在生谁的气？谁要她减？减什么？是人员还是机构？是工资还是福利？是全国各分支机构还是某个工厂？她静等佟总接下来说什么，舒叶却把电话挂了。

她猜不透，下班后给舒叶去了个电话。舒叶矢口否认，说她没听佟总说过这样的话。

难道我的耳朵有问题？陈青白晚上躺在床上想。她把那几句话的音量调大，在耳边像放CD似的反反复复播放，的确是佟总的声音。她不可能连老板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那么，舒叶是在撒谎啰？她干吗撒谎？她有什么难言之隐？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底升起，陈青白有些不安起来。

2. 总部决定：直降 30%

12 月的成都，天空灰蒙蒙的。空气中游走着一股自西而南的气流。三环路两旁的桂花树伸枝展叶，舞蹈似的。风干冷，挑逗路人的头发、衣袖。零星几片雪花撒着欢儿地蹦。急着上班的路人，不管是骑自行车的还是步行的，没人理会雪花的得意，缩头缩颈，无语低头赶路。

这是入冬以来成都下的第一场雪。

陈青白呼着乳白的雾气，拐进三环路旁的总部工业园区，在 E24 洋房前停下，把车推进自行车棚锁了，从车篮里抓了包包提在手上，三两步跳进洋房大门。洋房不高，两层，由深蓝色玻璃包裹着，门口悬挂着凤凰电子（成都）有限公司牌子。

成都工厂规模小、人员少、机构有限，人力资源部既管人事又管行政，实际上不能归入其他部门的业务都在管，陈青白自嘲是“万金油”、“不管部部长”。走进办公室，她向先到的行政专员罗艾嘉点头招呼“早”，罗艾嘉抬头献媚地笑道：“老大早！”接着补了一句，说：“今天的鬼风好冷，是吧？”罗艾嘉坐在陈青白斜对面的格子间，被玻璃隔板挡着，只露出半个头脸。

陈青白“嗯”了一声，将包往桌上一扔，把大衣搭在椅子靠背上，启动电脑，转身出去泡茶。归来后往椅子上一坐，粗粗地呼了一口气，把头搁在靠背上，眯上眼，就这么坐着。房间里开了空调，暖烘烘的，待了不到 5 分钟，大脑糊涂起来。瞌睡虫从脚底爬起，迅速爬遍全身，身体软绵绵的，魂魄出壳，天上地下地乱飞。

“哎呀，差一点儿就忘了。老大，刚才陈美打电话来说，身体不舒服想调休一天。”罗

艾嘉在格子间玻璃后说。

陈青白眼睛虚开一条缝，“哦”地应了一声，怕罗艾嘉没听见，又提高声音回道：“好！”

“听说你们俩昨晚加班到 11 点呀？”罗艾嘉没留意到领导在闭眼休息。

“嗯。”陈青白发觉今天艾嘉说话特别啰唆。这丫头，才 25 岁就跟个老太婆似的。

“我们人力资源部人手太紧了，这些事哪能让你经理亲自出马，要是在我原来的公司……”罗艾嘉拍马屁不看时候，被陈青白呛了一句：“好汉不提当年勇。”

罗艾嘉变哑巴了。

人力资源部 10 个员工，一个经理、一个人事专员、一个行政专员、两个司机、一个前台、两个保安、两个清洁工，要负责全公司 180 多人的薪酬福利、招聘培训、人员档案、后勤保障、文化建设、政府关系，还要向总部提交这样那样的报表。艾嘉说得没错，人手的确太少了！平时忙得脚不沾地，像员工档案这类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的事儿，只能等到年底集中清理、归档了。昨天晚上，她和陈美忙到十一点半，回到家已经 12 点了，洗澡上床又被老公马以子缠着折腾了一阵，真正该睡觉时却没了睡意，一大早起床就哈欠连天、浑身酸软。

“你看昨天晚上央视的晚间新闻没有？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专家预测说第四季度 GDP 可能破 7。记者到各地调查，发现大量钢材滞销、煤炭堆成山、水泥跌成猪肉价、偌大的建材家电市场空荡荡的……要是翻过年还没有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熬不下去的公司就得关门、裁员啰。”

罗艾嘉见陈青白没反应，转头敲了敲玻璃，喊道：“哎，老大，你在听我说话没？”

陈青白勉强睁了睁眼，不耐烦地说：“听着呢。”

“大环境这么差，我们公司也难有起色，今年的年终奖恐怕悬。”

“你还想年终奖？工作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陈青白闭着眼，脸露嘲笑。

“你说我们厂要裁员？”罗艾嘉一脸惊惶，站起身，不安地望向经理。

“大环境这么差，你是知晓的，谁能保证不裁员？”

罗艾嘉跳过来——不是走，也不是跑，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她摇了摇经理的手臂，娇滴滴地哀求：“老大，你给我透露下，是不是当真要裁员？”

陈青白微启右眼，瞟了一眼罗艾嘉，叹息道：“我不是邱贻可，也不是佟雪雪，我哪知道？我是瞎猜的，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熬不下去的公司就得关门、裁员。”

“我那不是说着玩的吗？”

罗艾嘉由前台转来做行政专员，学历不高，能力不强，人倒是蛮漂亮的。男友是软件园

一家公司的高级白领，月薪上万。做个发型啦，添个手链啦，买件小裙子啦，到五星酒店吃个自助啦，总要拿到办公室来显摆显摆。

“裁员就裁员呗，未必然你稀罕这一两千块钱的工资？你 BF 那么有钱！”

“他再有钱，是他的，不是我的。我才不愿意靠他呢。你不是常说我要自立吗？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艾嘉说完，转身回座位了。

陈青白闭着眼也能想象出艾嘉瘪嘴生气的样子。这个鬼丫头，准是跟 BF 闹矛盾了。她兀自笑了，摇了摇头，不理艾嘉。

……大厅里越来越嘈杂起来，上班时间到了，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在二楼办公室，总经理丁一佳正发愁呢。

他本想抓紧时间把该处理的邮件尽快处理完，下车间巡视一圈。这是他在台企管生产 10 年养成的习惯：每天上午无论多忙都要抽时间到车间转两圈，检查 4S，观察工人精神状态，了解昨天的产量、质量，诸如此类。一天不去，整天都觉得不自在，心里慌慌的，不踏实。

然而，他凳子还没有坐热，张和平的电话就火急火燎地赶过来了。张总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总裁办公会决定，从总部到各分公司、各工厂，明年的行政和人工费各砍至少一半。考虑到成都工厂情况特殊，人工费减 30%，很照顾你们了。邱总要求春节前达标，而不是要等到明年年末。”

“啊~~~”丁一佳一听就急了，“这……”

张和平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知道，成都工厂业绩还行，所以才作了调整嘛，你呢也别抱怨，其他工厂更多呢。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全球环境差，你是知道的。凤凰电子不是来搞慈善的，是要给股东赚钱的。我们要在新公司待下去，就不得不执行高层的决策，顾全大局为要。”张和平和丁一佳都是嘉华遗留下来的，到了新东家，要保住饭碗，得小心为上。

“可是……”

“没有可是，”张和平的话很坚决，“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吗？你们成都工厂还有空间，挤一挤、压一压，达成目标不是问题。”

“怎么挤怎么压？我……”

“你那么聪明的人，还需要我来提醒？不用吧。办法是人想出来的。邱总可是知道的，美国佬只看结果不重过程。记住，该动的手术要动，而且要快、要坚决，但不能影响生产，

这个很重要。”

动手术？动什么手术，还不能影响生产？张总提醒他裁员！现在人员够精简了，再裁难免伤筋动骨，谁敢保证不影响生产？

行政经费该停的停，该减的减，该节约的节约，这在丁一佳眼里不是难事。钱多有钱多的用法，钱少有钱少的用法。上世纪 60 年代国家那么穷，不也研制出“两弹一星”了吗？关键是人工，减 30%就伤到脑筋了。公司 180 人，大部分是工人，一个钉子一个卯，除非业务量减少，否则根本减不下来。不减工人，减办公室职员？职员总共 60 来个，裁 30%即 55 人，仅余 5 个了。没有采购没有计划没有质检没有技术，留下工人有何用？

不减员就减薪。年初不是加了 30%吗？还补了社保、买了公积金，干脆把这部分还给公司得了？就当王总走时什么也没做。不过，丁一佳知道，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加薪加员工都高兴，但你若减薪，哪怕是一元两元，也不见得有几个人拥护。道理很简单，员工是来打工的，赚的是辛苦钱，薪资多少直接影响生活质量。

不能减员也不能减薪，邱总要求春节前达标，如何办？丁一佳头都大了。

何不把这烫手山芋甩出去呢？

脑子里灵光一闪，丁一佳想到陈青白。她是 HR 经理，控制费用是她当仁不让的职责，后勤是她在管吧、人是她在招吧、工资是她在发吧、社保公积金是她在缴吧，她有什么理由可推卸的？没有。她处理得当，功劳是成都工厂的，成都工厂的不就是他丁一佳的？反之，如果她处理欠妥，员工闹起来，他再站出来，添油加醋向总部汇报。总部当然不愿意看着事情闹大，闹大了自然没有好处，于是给点特殊政策，他想公司所想急公司所急，危难之时显身手，力挽狂澜于倾覆。如此这般，安抚了员工，打击了陈青白，还当了好人，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

陈青白接到这个烫手山芋会是什么表情？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灰，由灰变黑；眼睛睁大再睁大，眼球都快飞出来；脸越拉越长，最后掉在地上当抹布拖地……想到此，丁一佳心里涌出一股难抑的兴奋来，陈青白，你也有今天！

说干就干，他拿起电话打给佟雪雪。这个烫手山芋必须借助佟雪雪之手甩给陈青白。按照凤凰电子业务报告流程，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才是陈青白的直接上司。

拨通电话，他佯装不知地问佟雪雪：“佟总，你是 HR 的老大，你看前段时间不是关这个厂就是关那个分公司，对于我们成都工厂中国区有什么考虑没有？你给我透点儿风，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丁总，你这个电话打得太是时候了，我正要找你呢，”佟雪雪不假思索地告诉了总裁办公会的决定，“下午总裁办会发正式邮件给你。”

“怎么说来当真就来了？行政经费减半还好说，可人工费降 30%，你让我怎么降？佟总，你能不能通融通融，我们成都工厂……”

丁一佳显得诧异和为难。

“可以呀，你找邱总去！”佟雪雪笑起来。这笑把丁一佳吓得缩了回去，“得，我还是受命吧，找邱总不是找死吗？减就减吧，您别忘了告诉青白。”

最后一句话才是他真正的意图。

“放心吧，我跟青白去了电话了。”

丁一佳悬着的心落了地，他决定大胆实施螳螂捕蛇黄雀在后的计划。

陈青白接到通知，眼前浮现出丁一佳不人不鬼的模样来：身板瘦瘦的、个子高高的，西装革履、慈眉善目，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人瘦眼小嘴角笑的男人十有八九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她反感丁一佳，也清楚他恨她，所以要是没有特别紧要的事情，她一般不愿主动到他办公室。

来到丁一佳办公室，敲了敲门，听到一个声音在房内喊“请进”，陈青白提了提气、挺了挺胸，推门而进，仿佛她不是走进总经理办公室，而是步入狼窝虎穴。

丁一佳笑咪咪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陈青白没有理睬他，冷冷地望了一眼。这笑让她警觉，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没安好心。

笑在脸上僵了只一秒钟，就变成一脸严肃。

站在丁一佳对面，距离不过两米，陈青白感觉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丁总您找我有事？”话虽客气，但口气、神态非常不以为然。

心里装着大事，丁一佳懒得理会陈青白的无礼了。笑容很快恢复过来，他转到大班椅靠背后，指着墙边的一排沙发说：“陈经理你请坐，坐下说。”然后绕回来坐下，身子往后一仰，靠背塌下去马上反弹回来。

陈青白没落坐，直挺挺地站着，说：“没事儿，还是站着好，有事你尽管吩咐就是了。”

丁一佳两手放在扶手上，十个指头有节奏地抬起又落下。他斜了陈青白一眼，问道：“佟总打电话告诉你没有？”

“你是说明年的预算？”陈青白望丁一佳一眼，警觉地应道，“刚接到通知。”

“就是这事儿，你知道就好，我直说了吧，50%和 30%，都不是小数目。你负责人力资

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正犯愁呢，”提起预算，陈青白心头就鬼火冒，把刚才的矜持与对立扔到南极冰川上去了，“总裁办公会这帮人简直是酒囊饭袋！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咋作出这样无知的决策呢？工厂有大小经营有好坏，岂能一刀切？而且说减就减！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不干脆把厂关了得了。”

最后两句是她模仿佟雪雪的口吻说的。

丁一佳不语。陈青白不屑地瞟了他一眼，补充说道：“你要告我状你告好了，我陈青白敢说敢当。”

“你太抬举我了，我为什么要告你？告了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我的心情和你一样难受，要不怎么叫你上来商讨呢？”

陈青白一脸愁容。

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丁一佳坐起身来说：“你跟佟总关系好，要不你在电话里给她说说，看能否少减点？”

陈青白怒火中烧，一个堂堂的总经理居然推她去找佟雪雪。

“我算老几？你丁总是总经理、一把手，你搞不定，我一个小小的 HR 能搞定？亏你想得出来，要是我陈青白有这么大能耐，我还坐在这个位子上？”

丁一佳明摆着是在戏弄她，总裁办公会决定了的事，岂是一个小小的工厂人事经理说变就能变的？

“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丁一佳哈哈大笑，“我让你上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这可是天大的事，马虎不得。凤凰文化你比我懂，美国佬只看结果不重过程。你要当心，弄不好会掉脑袋的。你回去动脑筋好好想想，弄两套方案出来。关键时候，HR 的作用就体现出来嘛，哈哈！”

陈青白浑身直冒鸡皮疙瘩。

正式通知踩着《回家》的音乐节拍终于到了。

陈青白粗略浏览一遍，回过头来逐句揣摩邱贻可的意图。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不用问就知是佟雪雪打来的。

“邮件收到了吗？”

“佟总，刚收到，正在学习。”陈青白不敢撒谎。

“降行政经费，总部统一出政策，你就不用操心了，把精力放在人工成本上，你那边有

没有问题？”

如此大幅度地压缩开支，岂能没有问题？陈青白心知肚明，这话不过是佟雪雪惯常使用的客套语而已，并非当真问你有无问题。板上钉钉的事，有问题和没问题都得做，说了等于白说。佟雪雪最反感事情还没做就抛出来一大堆问题。“这不是解决问题应有的态度。”她常这样教育下属。

“佟总，我在收件人中没见你发给丁一佳呢，他若不清楚不支持可不好办，毕竟他是总经理。”

“放心吧，少不了的。给丁总的邮件是总裁办在负责。”

“弄不好会掉脑袋的”，丁一佳阴阳怪气的声音从脑海里跳出来，陈青白如实相告：“成都工厂受大环境的影响最小，减 30% 的工资在道理上说不过去……”

“青白，在员工面前你可不能说这种话。你好歹是公司中级经理，说话做事要同公司保持一个口径……你说的话有一定道理，成都工厂目前而言是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但今年运行良好并不意味着明年就一定良好，是不是？我们前期控制得严一点，后面宽松点，有什么不好呢？再说了，成都工厂业绩好，不是你们有多努力有多能干，是集团总体布局造成的。假如把成都工厂与烟台工厂定位对调一下，让你们负责欧美市场订单，你们还能有现在这样的日子？同舟共济是我们所有管理者应该统一的认识。”

“你以为我愿意？但不愿意又能怎样？凤凰购买嘉华，不就是看中我们劳动力便宜吗？邱贻可是个人精！看了几张报表、到几个地方转了一圈，他就认定人员太多、效率太低。你我都是从嘉华过来的，我们的效率能跟美国人比吗？雇了这么多的人，产出呢？利润呢？惨不忍睹。”

“我们现在美资企业，就要按照美国佬的要求做，你明白吗？并购快一年了，美国人没有大幅度调整管理团队，不是他们不敢动，而是没到动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暗中观察，看我们的管理团队是不是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具有超强的执行力。这次大瘦身是最好的检验机会，不信你瞧，将会有一大批美国佬不认同的管理人员遭淘汰。”

陈青白听得一愣一愣的，仿佛第一个被辞退就是她似的。

“佟总，您放心，我不会给您丢脸。”

佟雪雪笑了，口气舒缓了许多，说：“青白你还年轻，后面的路长着呢。作为一名称职的 HR 经理，考虑问题要站在总裁的高度，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你跟我说这些丧气话没有关系，但要注意啰，不能在员工面前说。HR 的一言一行代表的不是你个人，而是公司，知道不？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不恰当的一句话，有时威力胜过一枚定时炸弹，我告诉

你……”

佟雪雪絮絮叨叨，陈青白听得有心没肠。

佟总就是佟总，永远是正确的，讲话永远有道理。陈青白能明白她的心思，但光她明白不管用，得让所有员工明白才行。员工光明白道理还不够，得理解、接受并积极配合、执行。工人没有佟总那么高的觉悟，他们在意的是能否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会不会被炒鱿鱼？至于工厂如何定位、公司亏不亏损、其他工厂能否熬得过，他们关心吗？也关心，但前提是你不能损及他们的利益，现在 80 后 90 后的员工，实际得很。

佟雪雪指示陈青白说：“你得抓紧，争取这两天与丁总商量出个方案给我。今天是 12 月 12 日，马上到元旦了。元旦一过，春节就在眼前。也就是说，邱总给我们的时间——全部工作日加起来就 30 来天。能今年搞定的最好不拖到明年，否则明年的压力更大。注意保密！方案未出台前，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不然就有大麻烦了。你做 HR 也有些年头了，应该知道利害关系，我不啰唆了。”

陈青白目光落在电脑右侧的台历上。12 月 12 日，星期三，农历 11 月 21 日。本周只剩两个工作日，距离元旦节仅有 12 个工作日。

时间紧迫，晚上又得加班了。

3. 陈青白又加班了

员工陆陆续续下班了，整栋行政楼里只剩下陈青白一个人。

楼道里空荡荡的，静得瘆人。她给马以子打了电话，让司机小刘晚上 9 点左右来接她，然后端了茶杯，慢腾腾地移到洗手间，倒了茶渣，冲了茶杯，又慢腾腾地移回办公室，从速溶咖啡罐里夹出一袋咖啡，兰花指一翘，撕下一角倒进茶杯，再移出门盛了开水，抿了一小口，双手抱于胸前，在接待大厅优哉游哉地踱了几步，接着上楼，在这个办公室前停停，往那个办公室里望望。

本来想找个人聊聊，却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也好，随便走走也行。

陈青白来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前。红漆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的，隔着门上的玻璃能见着室内的座椅沙发。丁一佳踩着下班的音乐，溜回家陪老婆孩子去了。这个浑蛋！哪像个总经理？她不屑地哼了一下，没有停留，继续前行。